# 在恼木气民族中学的日子

和林县恼木气民族中学,是一所神奇的学校,坐落于和林县城西北十公里的恼木气村。其校名中的“恼木气”,汉语意为“读书者”“学者”之意。这所学校在成立、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,从一至三年级的小学的复式班,发展到一至六年级的完全民族小学。60年代又设立了初中,1974年又设立了高中,从1961年起改名为和林县恼木气民族中学。1979年考上了中专45人,大专12的好成绩。因而和林县,托县,清水河县、土左旗及呼市的学生纷纷来上学,住校生人数一下子发展到700多人。

我就是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,1959年入学,当时只有11岁,住校。1961年升入本校初中班,5年的学生生活,使我受益匪浅,毕业后考入呼和浩特市土默特中学高中部二十九班。在恼木气民族中学上学期间,首先把户口开到学校,吃的是国家的供应粮,评的是助学金,每月从家里拿的生活费只有1~3元,因为助学金就能评5~6元,而月伙食费只有7元。每年学校还要给我们发一件棉衣和一双棉鞋等,困难学生还可以用学校的被褥。

学校门前合影留念

1978年秋,县教育局把我从和林县黑老夭乡前坝中学调到恼木气民族中学工作。1978年至1979年我担任高一的语文老师。由于1979年在县城成立了新的和林县民族中学,我又随学生到新中学工作。5年后,又调回恼木气民族中学工作。我调回恼木气民族中学,提任教导主任一职。这时的学校,有初中生350多人,小学200多人,教职工70多人。这时的学校有三套胶车一辆,55型拖拉机一台,摩托车一辆,大卡车一辆。学校的勤工俭学搞得特别好。有一个菜园子,一个果园,一个葡萄园,校田200多亩,还有树林150多亩。特别是菜园子,每年的蔬菜除学生教师自给外,村民随时可以到菜园子买菜,秋菜还要外销。

1985年前,恼木气民族中学每年考入中专的人数全县第一。学校每年住校生人数爆满。

1994年,我又兼任恼木气民族中学的党支部书记,1998年任恼木气民族中学的校长,直至退休。在恼木气民族中学共工作21年,再加上在学校上学的5年,共在恼木气村生活了26年。21年,我用一颗赤诚之心,关心学生的成长,有一些学生成了国家干部,也有的成了工程师,科技工作者。同时我也成了恼木气村的一员,与他们情深意长。我退休已经十几年,仍有好多学生,村民还对我关心备至,互通信息。

文/云润秀

## 秋收

秋天玉米成熟了,田野里送来庄稼的醇香,忙碌了大半年的农人们开始秋收了,脸上挂满了丰收的喜悦和幸福。

收棉花很是喜人,一朵朵棉花从棉桃里钻出来,棉地里像下了一夜的雪,洁白一片。农人们拿来一个大布兜,把盛开的棉花一朵朵地摘下来放进去。棉朵软绵绵的,握在手里很舒服,一会儿功夫,大布兜就鼓起来,开了一地的棉花就去掉了一片片的白,摘过棉朵的地里,颜色也暗下来。

盛开的棉花都摘完了,一车车运回家中。但总有一些棉花没有开,还躲在紧闭的棉桃里。人们把一棵棵棉禾拔了去,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晾晒,过不了几天,棉桃就会自然裂开,洁白的棉花就会钻出来供人们采摘。

玉米像个放哨的士兵,一个个直立在田野里。玉米要收获了,走进玉米地,一只手抓住玉米秆,另一只手抓住玉米穗使劲旋转,玉米穗快要离开玉米秆时,用力把玉米穗往后一扯,“啪”的一声,一个大大的玉米穗就掰下来了,一会儿就盛满了箩筐。

一筐筐玉米穗运回家中,一个个剥开皮,去掉玉米樱子,编成一米长短的长辫子,挂在房檐上、墙头上和树杈间,满院子的金黄浸在一片丰收的喜悦中。

最有意思的要数收花生了。农人们举起锄头,用力向花生地里刨下去,之后用力一拉,一墩花生便出土了。用手拿起轻轻一抖,果实中的沙土应声而落,无数粒大饱满的花生便呈现在眼前。

全家人围坐在院子的大树下摘花生,一边摘一边说笑,院子里溢满了丰收的喜悦。人们左手拿着花生秧,右手开始摘,摘下来的花生放在面前的大筐里。摘一会儿,就剥几粒放进嘴里,品尝着秋收的劳动果实。一晌的功夫,摘下来的花生就堆成了堆。

割豆子要趁早,中午时分阳光最毒的时候,是万万不可割豆子的。因为此时的豆荚被太阳晒焦了皮,稍一碰触就会炸开,豆子会掉到地里去。

割豆子是个技术活,豆子成熟了,豆杆很干,不轻轻抓住就很容易使豆子掉在地里。要是割的部位或折下的角度不恰当就会割不断,用力一拉,就会掉下很多豆子,所以割豆子要把握好分寸。

收芝麻是个细活,靠近根部的芝麻成熟早,上面的成熟得慢,若等到全部成熟了再去收,芝麻粒就会掉到地里面。有70%的荚黄了就可以开始收了。收的时候带上一大张塑料布或布单子,每割几根就要拿到上面抖一抖,把成熟的芝麻粒抖下来。

芝麻杆打捆挑回家,摘掉上面的叶子,放在塑料布或布单子上用棍子敲打一遍,把所有成熟的芝麻都打下来后,将芝麻按已成熟、即将成熟和未成熟进行分类,用稻草将未成熟的芝麻捆起来吊在屋檐下让其自然成熟,每天傍晚拿下来放在塑料布或布单子上面抖,持续一个星期,芝麻就会全部抖下来。抖的时候,有些荚也会掉下来,就用棍子再去敲打,过筛,把杂质全部去除,再放到太阳下晒干。

割稻子是个辛苦活。沉甸甸的稻子弯下腰来,田野染尽了金黄。农人们一镰刀一镰刀地把稻子割下来,打成捆,运到打谷场上,堆成一个个硕大的码头垛。

机器运转起来,稻子要脱粒了,三五个人成排地站在脱粒机旁,成捆的稻子“唰唰”地脱下粒来,堆成堆,逆着风扬一下,一袋袋带壳的稻子运回家中。

北方的稻子成熟得晚,其他庄稼都收获完了,才轮到收获稻子。待田野里的稻子都收获了,天气也凉下来,季节也到了深秋。辛劳的农人们又在收获过的土地里埋上了新的种子,播上了来年的希望。

文/伊羽雪

## 养狗

记得我小时候,我们村也不过30户人家,90%以上的人家都会养狗。养狗,似乎也成了庄户人家的习俗。听不到狗叫声,好像缺了什么似的!特别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,院落里有个风吹草动,院里的狗就会很敏感地叫几声。

当时我家也养了一条大黑狗。虽然它的伙食比不上富裕人家,但糠菜糊糊也要把狗喂好。当时,我就是我家大黑狗的饲养员。一日三餐,人吃完饭,紧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喂狗。我甚至站在大黑狗的旁边,一直盯着大黑狗把食吃完,把狗食盆舔得精光才离开。一般情况下,白天我把大黑狗用铁链绳拴住,固定在一个隐蔽的地方(防止万一咬伤人),到了晚上人们快上炕睡觉的时候,我又把大黑狗脖子上的铁链绳解开,让它在院子里自由活动。每天周而复始,我就这样管理和饲养。我还帮大人专门给大黑狗建了窝,窝里还给垫了一层厚厚的麦秸,以便让大黑狗舒舒服服地睡觉。到了夏季,天气炎热的时候,为了给大黑狗消暑,我就盛上半盆凉水,冲在大黑狗身上,好让它凉凉快快的。有时,我还专门给大黑狗洗个温水澡,然后用一把铁梳从头到尾给大黑狗梳个油光顺畅,看起来显得十分漂亮!

年复一年,大黑狗也和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,我们总是一起玩耍。

后来,我上小学四年级,住校,饲养大黑狗的任务也就移交给了大人。尽管他们也同样精心饲养护理大黑狗,但终因大黑狗年迈,身体不佳,过了不长时间,还是离开了我们。当时,当我得知大黑狗离去的噩耗,我止不住地放声大哭了一场。

至今,我家大黑狗当年的风采,它那英俊可爱的形象,仍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文/武俊林

## 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bfxbcyws@163.com